



三十多年前 花田里的少女心事

□施群妹

春日的阳光洒进教室，在课桌上投下窗棂的菱形光影。我喜欢在施老师写化学方程式时，偷偷地望向窗外那片金黄的油菜花田……回想起来，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还记得那一天，施老师第一次推开我们教室的木门，白衬衫的袖口卷到手肘。他往讲台上一站，整个教室忽然就亮堂起来。也就是在那个春天，我们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化学元素可以念得像诗。

施老师长得帅，帅到他的化学课一度成为全班女生最期待的课目。那些枯燥的化学元素从他口中吐出，仿佛成了一串串美妙的音符。最让人着迷的，是他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标准得像是新闻联播里的播音员。那时候，电视机是黑白的，但施老师的声音却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五彩缤纷的语言魅力。相比之下，大队广播喇叭里的通知，总是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，听得人头痛膨胀。

当时的老师，大多用慈溪方言讲课，偶尔夹杂几句方言味的“普通话”，反而听得我们云里雾里。因此我们的拼音都学得不太好。现在，一个教化学的老师，却把普通话讲得如此地道。渐渐地，我们开始模仿施老师说普通话，尽管刚开始舌头绕来绕去的。后来，我们一口普通话说说得越来越溜，连语文老师都惊讶不已。

学校四周是成片的农田，一到春天，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。上学路上，那片离学校最近的油菜花田成了我们的乐园。田埂旁有一道低矮的水泥墙根，我们可喜欢在上面走，假装自己在走独木桥。偶尔一脚踩空，跌进了另一侧的田里，不过是引来一阵笑声。

施老师和别人不一样，他骑着自行车，慢悠悠地沿着墙根前行。夕阳西下，余晖将他的剪影拉得很长很长，我们跟在他身后，听他讲油菜花。他说，油菜花很美，那是一种朴素的美，和农村人的美一样。可在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眼里，它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庄稼，甚至还有点丑。父母还总是告诫我们，千万别去摘油菜花，否则会变“菜花痴乱（疯子）”。施老师听了，笑着用他那标准的普通话解释：“油菜花不能摘，是因为它们要结籽，籽成熟了，打成菜籽

油，可香可宝贵啦。”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欢喜地跑进开满了金灿灿油菜花的田野里。

施老师看着我们，笑着说：“你们是花海里的精灵。”

因为学校周边环境关系，有时候，我感觉我们就在春天的田野中上课。偶尔，会有几只蜜蜂撞进教室，绕着施老师手中的试管打转。风吹进来，把他的白衬衫吹鼓成帆……

班上的晓萍告诉我们，施老师家就在她们村。我们几个女生都羡慕极了，央求她带我们去施老师家做客。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们终于如愿以偿。施老师的家整洁干净，就像他说话一样利落。我们还见到了他的女朋友，她端出的杨梅带着水珠，让我们想起化学课的烧杯壁。

她和施老师坐在一起，亲切又自然地问我们长大了想做什么？有个同学脱口而出：“我长大了想像施老师一样，能讲一口标准漂亮的普通话。”大家都笑了。这时，窗外的油菜花突然沙沙作响，像千万颗菜籽在壳中鼓掌。

后来，晓萍告诉我们，施老师和女朋友结婚了，还有了孩子。那时在我们农村，女人坐月子的习俗是躺在床上静养，还有许多诸如不能洗头现在看来是陋习的禁忌。可晓萍说，施老师每天都搀扶着爱人，在坎墩村口的塘路上散步，完全不像刚生完孩子的样子。我们听了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就像当初第一次听到他那口标准的普通话。

施老师像一扇窗，打开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更像教室窗外的那片花田，明明触手可及，却带着远方的气息。他让我们相信，生活有无限的可能。正是这些可能，让我们走出农村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春来柳叶青

□杨应和

“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”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把柳树清洗得愈加柔嫩葱翠，呈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。每一棵柳树，都是春天的使者。在万物凋零的冬天，光秃秃的柳树默默积蓄能量，等待春天的到来。立春之后，看似枯干的柳树枝间，鹅黄色的绿苞密密麻麻地布满着柔枝，那里暗藏着生命的美丽和希望。不久之后，在和风细雨的温润下，将一片芳菲。青翠欲滴的柳叶，随风飘荡，染绿了大地，让整个世间生机盎然，活力四射。

柳树在家乡最常见。它不仅外表秀丽，还有朴素的品质。它不择环境，随手折下一根柳枝，插在哪里，它就在那里生根发芽。它耐得住寂寞，经得起寒暑，拼尽全力扎根生长，最终成为一片绿荫。

屋后的小河畔，父亲栽种着一排杨柳。春天来临时，柳叶婆娑，倒映在河水中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彩画。我忍不住支起画架，快速勾勒出柳树的轮廓，再用深色笔触描绘树干和枝条，最后轻轻点缀柳叶和柳絮。不一会儿，一棵栩栩如生的柳树跃然纸上。

柳树给我的童年带来美好回忆。春天里，我和小伙伴折下嫩嫩的柳枝，做成柳条帽戴在头上。或者把柳枝的根部皮拨开，插在潮湿的岸边，过一段时间，柳枝竟然生根发芽。夏天里，我和小伙伴在屋后柳丛簇拥的小河里摸田螺、学游泳、逮青蛙。柳树下，回荡着我们童年的欢声笑语，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
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常以柳树为对象，妙笔生花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，比如“曾逐东风拂舞筵，乐游春苑断肠天”，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，“未必柳条能蘸水，水中柳影引他长”……这些句子都以袅袅婷婷的细柳的优雅气质，渲染了宜人的春光。

有人将柳树比作弱不禁风的女子，比如“娇软不胜垂，瘦怯那禁舞”。然而，看似柔弱的柳树并非真正的弱者。柳树生存的能力特别顽强，它耐贫瘠，耐干旱，耐潮湿，只要给它一片土，就会坚守一方，努力地向下扎根，向上茁壮成长。任狂风骤雨肆无忌惮地侵袭，也吹不倒柳树；电闪雷鸣，也不影响它越挫越勇，长得日益粗壮，让人陡生敬意！

作家陈忠实在《青海高原一株柳》中描写了一棵让他敬畏的柳树。在海拔几千米的青海高原上，那一片沙滩，飞沙走石，苍茫一片。然而，原地上却巍然屹立着一株柳树，粗壮结实，枝叶繁茂。它矗立在高寒缺水的地带，成为一方壮丽的景观，给人以生命的震撼。

由此我想起了一些人，他们如柳树一样，听从祖国的号召，不计环境优劣，不屈不挠，顽强生长，安分守己，在平凡的岗位上任劳任怨，积极奉献。在年年岁岁的坚守中，不断充实自己，让人生更有意义。

柳树为春天带来生机，也为我带来思念。我爱柳树，更爱那些如柳树般坚韧的人。愿自己也能像柳树一样，扎根大地，默默生长。

